

陶明志编：

周作人论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海书店

陶明志編

周
作
人
論

北新書局發行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付排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周 作 人 論 實 價 五 角

編 者 陶 明 志

發 行 人 李 志 雲

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

排 印 者 西 新 印 局

版 權
所 有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北平西安武漢汕頭杭州開封
長沙雲南南京濟南貴陽廈門
廣州成都重慶溫州 北新書局

周作人自述

周作人，原籍浙江會稽，生于光緒甲申，其實却是一八八五了。十二歲喪父，讀了四書五經後十七歲考入江南水師學堂，隸管輪班，在校六年，考取出洋留學，因近視命改習土木工程。一九〇六年至日本，初入法政大學預科，後改進立教大學，辛亥革命歸國學無專門只學得了幾句希臘文與日本文而已。民國元年任本省教育司省視學半年，其後在鄉任省立第五中學教員四年，六年至北京任北大附屬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半年，七月改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，至於今日。其間唯張作霖爲大元帥時代離校一年。一九〇九年娶于東京，有子一女二。末女于民國十八年冬卒，年十五。

關於外面的生活所可說的就是這幾句。如再要說明幾句，則可以說，他原是水師出身，自己知道並非文人，更不是學者，他的工作只是打雜，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。如關於歌謠、童話、神話、民俗的蒐尋，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，都高興來幫一手，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纔行，如各門已有了專攻的人，他就只得溜了出來，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。因為無專門，所以不求學，但喜歡讀雜書，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。所讀書中于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謨理思的著作。

以上在民國十九年爲燕大月刊所寫。現在可以加添一句，如不懂弗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，批評他的思想態度，無論怎麼說法，全無是處，全是徒勞。

民國廿三年末

序

周氏兄弟，魯迅和周作人，是文壇上的兩大權威者。關於魯迅，我們已經有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在廣東魯迅論（李何林和侯元廷各一種）等的參考資料；關於周作人，這還是第一次的輯集。最近周作人先生東渡日本，考察日本文學的教育受到彼邦人士盛大的歡迎，各雜誌均爭載他的談話。他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發軔者之一，又是我國現代小品文的第一個作家。對於一個文壇上這樣重要的人物，這本參考資料的貢獻不是沒有意義的。

本書長短計四十二篇，共分五類：第一類總論周作人的生活及其文學思想，計十篇；第二類論他的小品文，計八篇；第三類論他的詩，計二篇；第四類論他的文學論文，計十一

篇；第五類論他的翻譯，計十一篇，其中附有論輯集一篇。這書的搜集很費了一些工夫，尤其是契關的談澤瀉集，是徐霞村先生特地爲我尋了來寄給我的，佚名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是在報上徵求得來的，最爲難得。其他有的得自專書，有的得自雜誌和日報，如現代讀書月刊、人間世、開明文學、申報社會月報、青春月刊、一般、藝風語絲、大公報、北平圖書館讀書月刊、新語林、北新半月刊、青年界等等。

陶明志。

一九三四，一〇，八。

最後一篇蘇雪林女士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臨時加入的，所以序內未計入。照次序應該放在許傑一文的前面，因爲不便移版，所以就讓牠這樣了。

陶明志附誌

目次

序

周作人先生·····	康嗣羣(一)
周作人印象記·····	碧雲(一二)
知堂先生·····	廢名(二三)
周作人先生·····	楊晉豪(二九)
周作人論·····	許傑(三二)
周作人的趣味文學·····	賀凱(六六)
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·····	曹聚仁(七〇)

關於周作人先生·····	徐懋庸(七三)
關於周作人·····	向培良(七七)
周作人與日記者談話摘錄·····	黃源(八一)
周作人的小品文·····	李素伯(八四)
周作人的小品文·····	阿英(一〇二)
周作人的小品文·····	王哲甫(一〇七)
雨天的書·····	朱光潛(一〇九)
談澤瀉集·····	契闊(一一五)
知堂文集·····	何子聰(一二一)
周作人的西山小品·····	趙景深(一二七)
讀談虎集·····	董秋芳(一三二)
周作人的詩·····	王哲甫(一三七)

周作人的詩·····	趙景深(一四〇)
關於自己的園地·····	韓侍桁(一四四)
談龍集短評(五篇)·····	諸家(一五一)
中國新文學的源流·····	中書君(一五四)
中國新文學的源流·····	佚名(一六三)
中國新文學的源流·····	孫福熙(一六七)
中國新文學的源流·····	主(一六九)
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當·····	陳子展(一七二)
炭畫·····	胡愈之(一七七)
讀瑪加爾的夢·····	鍾敬文(一七九)
讀空大鼓·····	周柏堂(一八二)
兩條血痕短評(四篇)·····	諸家(一八四)

對於兩條血痕之批評.....右 人（一八七）

狂言十番.....南 風（一八九）

狂言十番讀後記.....趙景深（一九一）

笑林廣記之來源.....趙景深（二〇一）

周作人先生研究.....蘇雪林（二一〇）

周作人先生

康嗣羣

一 引子

熱存兄寫信來說要我寫一篇豈明先生印象記，這倒是很難的一個題目呢，可是又不好意思不作，何況這也是我久想做的一篇文章。有人說：現在是做印象記的年頭，也許對，可是我卻不會被算命先生推派該今年來做，不過是時間的偶合罷了。魯迅先生說過：「別人做的印象記，我是常看的，寫得彷彿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，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。」這在我卻很糟，不僅「一見」沒有窺見「真心」，甚至再見三見卻都還有些茫然，其遲鈍是已經可想，何況現在又遠居蜀中，不能立刻跑到「八道灣兒」去

再詳細的一見了呢；故此，現在祇憑藉自己記憶可及的寫一些，就算是一點回憶罷。

閑話說得太多了，不過在未及正文之前，恕我還得再抄一段廢名君的文字：

『豆棚瓜架雨如絲，一心貪看雨，一旦又記起了是一個過路人，走到這兒躲雨，到底天氣不好也。釣魚的他自不一樣，雨裏頭有生意做，自然是斜風細雨不須歸。我以為惟有這個躲雨的人最沒有放過雨的美……』這是廢名的苦雨翁吟，苦雨翁固然沒有放過雨的美，而他卻更沒有放過在這雨中去了解苦雨翁的意境；我很愛他這段文章，所以引用來做我這篇印象記的引子。

二 苦雨齋

說到苦雨翁，就似乎不能不提到苦雨齋，彷彿正是這樣一間苦雨齋裏該住着一個苦雨翁似的。苦雨齋在故都的西北，是一個低窪所在，一進門便下臺階，其低窪已可想見，對着門便是一棵很大的白楊，隨時都嘩嘩的在響，好像在調劑這古城的寂寞似的，院子

裏老覺得是秋天。在被稱作側座的房裏，懸着平伯君所寫的『煨藥廬』很娟秀的一筆字，正如其人。院子裏遍種各樣的樹本，便是僅留着的四條甬道，也被樹蔭遮着，枝頭的花常拂着行人的頭。走進去，中間的正房便是苦雨齋。

三間屋子裏全藏的書，正中間屋子裏還保存着一個北方特有的坑，坑上除了坑几外還有一個很美麗的燈籠，正中懸着若子女士的像，那便是先生的愛女。左邊屋裏掛着那幅滿幅雨氣的『苦雨齋』橫幅，是沈尹默先生寫的。屋子裏很寂靜，夏天老是那樣綠蔭蔭的，再加上戶外的白楊響，便使你老覺得是在下雨一般。這便是翁讀書寫作並且會客的地方，冬天便連會客也都在後面的圍房裏了，那便是先生的居處。齋中書架上放着一塊磚，那便是鳳凰磚，我曾寫信說再去時要看看，而到那裏看見牠好好的躺着，卻又覺得似乎不要去搬動牠好了。

齋中是很清靜幽閒的，老是几淨窗明，就是書桌上也從未看見滿堆稿紙書籍過，有條理的，整潔的，先生確是懂得生活的藝術的一人。先生從未稱讚過他的居處和生活，而

我覺得先生卻正中意他這居處和生活呢

三 苦雨翁

記得我最初見他的時候，已經是七八年前了，是由尹默先生寫了介紹信去的，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呢（雖然現在也未見得是大人）。第一次是很有些莫名其妙的，祇記得很小心，歸來時借了一冊 Brandes 博士的俄國印象記，因為那時正熱心的在讀着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。不久，把書送回去時又談了一次，大半是關於所借的書的話；隨後，我便離開北京了。那正是先生在辦語絲的時候，也就是我覺得在先生過去生活中最精神最努力的幾年，那時我正在天津中學讀書，很少和先生相見，記得語絲被扣曾寫信去問過，而先生的回信中卻很有些憤慨了。再回到北京的暑假裏，有一次在苦雨齋忽然談到我的母校借當局的勢力壓迫出版界的事情，先生很忿然的批評了一頓，這便是我開始認識先生的「自由思想者」的精神的第一次。

隨後幾年中，我爲自己的生活 and 事情南北飄泊，始終未得在故都有長時間的勾留，然而這中間，語絲遷滬出版了，他對於語絲的關係算是告了一個結束，此後他沈默了許久。直到一九三〇年和廢名他們發刊了駱駝草後，先生似乎興奮了一下，而那時間是很短的，僅僅半年後便又停刊了，先生也一直沈默到現在。

先生不僅是一個『自由思想者』，同時是可欽佩的長者和導師，和藹而沉靜。是健談的人，可以由時局天氣一直談到『哈巴狗』，由人物談到點心和衣服，正如徐志摩先生說過：『他是個博學的人；他隨手引證，左右逢源；但見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，和他文章一樣。』這是很確切的話。苦雨齋中的人物大半是中年人，現在的青年需要的是多的和新的花樣，強大的刺激和說謊，故此對於這種沉靜其實淵博的言論和態度是頗非難的。

四 叛徒和隱士

在澤瀉集的序裏作者說：『戈爾特堡 (Isaac Goldberg) 批評葛理斯 (Havelock)

Ellis) 說，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，這句話說得最妙；並不是我想援葛理斯以自重，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裏也還有叛徒活着。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荐於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。」然而在現在叛徒與隱士們太多同時也太少的中國，我們似乎還沒有看見那種像叛徒的葛理斯和隱士的葛理斯的人呢。叛徒和隱士的意義，在中國是被誤解着的。叛徒，似乎成了非叛某人某派某系不能成爲叛徒，於是有了某某人或某某派的叛徒；隱士，也似乎非某山某谷不能隱，於是更有了租界中的隱士。叛徒和隱士是如此的被誤解着，然而在周作人先生身上，他們卻都是活着的，我願意借戈爾特堡的話來批評他。

中國的舊社會舊禮教，經過幾千年的培養灌溉，無形中成功了大家的『生之意義』和『道德律』，沒有人敢彰明較著的反抗，更不用說揭竿而起了。可是牠到底遇着一個最強的勁敵，便是五四運動。五四運動是開了自由思想者的先路，以科學方法來整理評價舊的一切，以藝術的光輝來潔化來付以新的意義於人生，那麼牠第一便不能不反抗